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三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十有三年起辛丑盡癸亥也

慎靚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此複謚也謚法敏以敬曰慎柔德安衆曰靚靚疾正翻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更居孟翻貶悲檢翻

二年秦伐韓取鄢春秋晉敗楚師于鄢陵即此鄢也班志作傿陵屬潁川郡鄢音謁晚翻又

於建翻師古音偎史記正義曰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曰襄王名嗣今按系本即世本司馬貞避唐諱改世為系　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

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幷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入見賢遍翻語牛倨翻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七沒翻惡音烏何也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此一語魏襄王以問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此語亦襄王問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夫音扶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孟子此言用周正也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槁音考乾枯也夏戶雅翻乾音干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沛普蓋翻浡音勃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燕因肩翻註已見上宋白曰函谷關在弘農地理志注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栢之塞是也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鯫申差于濁澤敗補邁翻索隱曰脩魚地名鯫申差二將名索山客翻將即亮翻鯫音瘦又踈鳩翻濁澤年表作觀

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刺七亦翻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戍春遇翻字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守亭障者不過十萬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事見上卷顯王二十六年夫音扶從子容翻洹于元翻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

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後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注河水逕卷縣北又東至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卷逵負切衍以善切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從道謂約從之路也從子容切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骸戶皆切魏王乃倍從約倍蒲妹切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儀罷秦相相魏見上卷顯王四十七年相息亮切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諡法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

五年巴蜀相攻擊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後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中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城都華户化翻苴子余翻葭音家萌謨耕翻墊音疊閬音浪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陿難至陿與陜同漢書趙充國傳註山陗而夾水曰陿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說文猶玃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為猶犬導人行忽先忽後故曰猶豫又一說猶豫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却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間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曰猶豫猶夷周翻又余救

翻獲厥縛翻為于偶翻好吁到翻 司馬錯請伐蜀史記重黎之後至周宣王時為程伯休父為司馬氏錯乜各翻又乜故翻重直龍翻父音甫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洛州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以臨二周之郊周分為東西故曰二周 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實之以為三代共器夏戶雅翻郟音夾鄏音辱 按圖籍圖籍謂天下之圖籍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朝直遥翻周禮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所旦親政貴早聲轉為朝猶朝陟遥翻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翟與狄同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欲王于況翻又如字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易弋豉翻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夫音扶長知丈翻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豺狙齊翻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

已服焉(彼謂蜀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齊韓之與國也(鄰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并必正翻求解者先與之搆怨隙而今求和解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

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錯七各翻又七故翻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取言易也易弋豉翻貶蜀王更號為侯貶悲檢翻更工衡翻而使陳莊相蜀相息亮翻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蘇秦既死三年蘇秦死于齊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說式芮翻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因肩翻相息亮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噲苦夬翻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劉伯莊曰鹿毛壽人姓名又曰潘壽春秋後語作唐毛壽徐廣曰一作唐毛如徐廣一作之說當作

厝厝音搉昔清河有厝縣翻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屬之欲翻付也託也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禹崩天下之人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索山客翻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任音壬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按或曰一段事與師春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襍記固多也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

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戰國之卿食祿萬鍾其僭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千斗食佐史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食奉月四十斛綬音受璽斯氏翻組祖五翻乘繩證翻本與倂同音扶用翻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顧反也噲苦夬翻國事皆決於子之為後燕亂張本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劉伯莊曰赧赧慙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慙赧故號之曰赧謚法本無赧字也赧音奴版翻

元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為縣君為臣雖臣屬于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併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殺梁傳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無幾居豈翻傳直戀翻壞音怪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註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岔

亭歐補遺翻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質音致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令盧經翻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飭整也修也治也治直之翻飭君臣之義言太子平將治子之僭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言太子平當繼其父噲之位也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令力政翻命令也號令也太子因要黨聚眾要一遙翻要結也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難乃旦翻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恫它紅翻痛也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將即亮翻又音

如字領也邑有先王之廟曰都或曰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蓋漢千乘清河渤海之地燕因肩翻下同乘繩證翻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呼改翻肉醬也遂殺燕王噲噲苦夬翻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兼并以彊大於時皆為萬乘之國乘繩證翻五旬而舉之十日為旬五旬五十日也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殃咎也既也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簞音丹食祥吏翻熟食也漿水也酢漿也笥相吏翻酢倉故翻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言燕之民將轉而之他國也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誥之辭徯戶禮翻待也后君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拯上聲也援也救也助也音之淩翻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趙岐曰係累縛結也系戶計翻累力追翻）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國之寶鎮）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齊并燕則地倍其舊燕因肩翻）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令力政翻趙岐曰旄老旄倪弱小陸德明曰倪謂䍐倪小兒也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註云耄惛忘也旄讀曰耄倪五兮翻䍐與繄同音烟兮翻）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帥叛齊矣）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為國號殷者以都邑為國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鑑云監商避宋廟諱也監古銜翻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畔與叛同與讀曰歟下同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更工衡翻更改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湣讀曰閔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更皆主領更卒而部其役使也史工衛翻拔藺虜其將莊豹莊姓有出于宋者左傳所謂戴武莊之族是也有出于楚者楚莊王之後莊蹻是也齊之莊暴楚之莊辛蒙之莊周與此莊豹其時適相先後莫能審其所自出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從子容翻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說式芮翻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則行理以節逆之閉關則距絕其使不為通也使疏吏翻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於如字箕帚之妾猶言備洒掃也帚止酉翻篲也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

之（說讀曰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陳姓出於舜周武王封舜後於陳子孫以國為氏）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夫音扶發語辭）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東北接齊西接秦）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

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毋音無毋者禁止之辭復扶又翻再又也乃以相印授張儀相息亮翻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班固百官表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張儀詳隨車詳讀曰佯佯詐也不朝三月朝直遥翻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邪余遮翻邪邪疑辭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既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宋姓也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子孫以國為氏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折而設翻齊秦之交合儀歸而詐疾待齊秦之交合乃朝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

某廣袤六里朝直遙翻使疏吏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廣古曠翻又讀如字袤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幷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償辰羊翻報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屈姓也音九勿翻匄居大翻帥讀曰率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長知丈翻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劉昭曰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即秦破楚處李垔輿地紀勝曰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東八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過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弘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敗漢中其勢易矣索山客翻垔與埴同屈九勿翻冢知隴翻易弋豉翻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執珪楚爵也執珪而朝者也遂取漢中郡自沔陽城固至新城上屬時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

楚王悉發國（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內兵以復襲秦（復扶又翻）戰于藍田（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潁川召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郾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西十里者也召讀曰邵）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燕因肩翻）昭王於破燕之後（言燕國為齊所破已承其後也）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

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郭姓出於周之虢公世亦謂虢公為郭公隗五罪翻少始紹翻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謂燕王噲破國之恥噲苦夬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以來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間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洒掃之事蓋王之親舊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涓古玄翻洒所賣翻掃所報翻又皆音如字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

三(期讀曰朞)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為于偽翻趣七喻翻)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劇竭戟翻劇姓辛名劇姓莫知其所自出班志北海郡有劇縣蓋其先以縣為姓也)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為燕用樂毅破齊張本)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蜀相殺蜀侯(相息亮翻蜀相陳莊也)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弘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

道通南陽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益秦丹析商於之地黔音琹少始煎翻冠工玩翻於音如字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楚王以隨張儀之詐故欲甘心焉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嬖匹計翻又卑義翻靳居焮翻姓也靳尚得事幸姬鄭袖鄭以國為氏袖戰國策作褎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上庸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

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為于偽翻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說式芮翻夫音扶從子容翻格當也劉伯莊曰格各額翻其字宜從手手據字書格擊也鬬也從木亦通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治直之翻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

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陝州巴山縣界扞寒旦翻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境楚境也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黔巨今翻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佑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難乃旦翻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夫音扶為于偽翻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令力丁翻楚王

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重難也以地爲重意難割弃之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之如也自楚如韓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說式芮翻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菽式竹翻豆也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見卒見在之兵見賢遍翻秦被甲百餘萬被皮義翻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冑今謂之兜鍪捐與專翻弃也徒徒行也裼音錫袒也趨七喻翻鍪音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挾戶頰翻孟賁烏獲古之勇士賁音奔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爲

鈞必無幸矣言無幸而獲全之理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下遐稼翻塞悉則翻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從扶又翻從人合從之人也從子容翻說式芮翻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秦蓋以河東為河外梁則

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朝直遥翻河間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為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即墨危矣濟子禮翻漯託合翻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擯必刃翻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春秋以來列國交聘行人率自稱其國曰

邑敢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懾之涉翻怖也心伏也失常也失氣也處昌呂翻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師古曰督過視責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靚王五年幷漢中事見上三年包兩周元年服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爲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按通鑑不語怪今此註亦近於怪姑以廣異聞耳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敝敗惡也凋瘁也半傷也敗甲凋兵謙其辭言軍於澠池則張其勢以臨趙矣

康曰澠池趙邑余據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為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澠莫善翻又莫忽翻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澠池北度河又自此東踰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勢以臨趙也番吾即漢常山郡之蒲吾縣也劉昫注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婆又音盤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師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遂以勝殷殺紂張儀引以懼趙其有所悔而動亦已甚矣邯鄲趙都音寒丹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使臣上疏吏翻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齊東瀕于海海濱廣斥魚鹽所

出也此時齊未嘗獻地于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夫音扶斷丁管翻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交道也塞悉則翻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邯鄲音寒丹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予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言秦約齊韓魏四分趙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當時趙於

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張儀乃北之燕燕因肩翻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為是虛言以動燕耳朝直遥翻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下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予謂此亦語怪酈道元為後魏書之耳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故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為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郡也唐為豐[illegible]等州之地宋白曰唐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下遐稼翻元為于

僞翻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屆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以利動之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即北岳恒山也漢文帝諱恒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也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名蕩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說讀曰悅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毀短訾毀而數其短也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隙乞逆翻怨隙

也釁隙也物之有罅釁者為有隙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為有隙皆畔衡復合從衡讀曰橫從子容翻以此觀之此時六國之勢利在合從而從張儀連衡者畏秦而搖於儀之說耳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韓魏皆在秦之東說式芮翻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不肖謙言無所肖似也魏都大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言兵交不解各欲去而不能也王以其間伐韓間居莧翻間隙也又居閑翻中間也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張儀欲傾周而為秦始終以此說為主挾戶頰翻王許之齊王

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言勿以為患請令齊罷兵令盧經翻使也下同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之往也如也不敢徑遣人使齊而往楚借使借使使言借楚人以為使借子夜翻康資昔切使疏吏翻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罷讀曰疲而信儀與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張儀相魏一歲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

慕效之（從子容翻）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說式芮翻）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姓譜曰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一云以赧王為秦所滅黜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予按前有太史周任謂為周姓所自出夫豈不可又赧王於時未滅不可謂周最出於赧王樓姓見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因氏焉師古曰紛紜興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音升赧奴版翻夏户雅翻少始照翻裔苗裔）而儀秦衍最著（著者顯著於時）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熄滅也火滅為

熄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孟子曰是惡足為大丈夫哉惡音烏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詘與屈同是之謂大丈夫楊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夫音扶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惡烏路翻曰孔子讀而儀秦行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翰侯旰翻又侯安翻羽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

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説之士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楊子雲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説式芮翻說而不富貴

儀秦恥諸説式芮翻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踐慈演翻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注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亦遠之任音壬難乃旦翻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秦武王故誅之史記莊作壯秦紀秦秦既得蜀使陳莊相蜀從正爲是秦王魏王會於臨晉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

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北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予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史工衛翩應乙陵翩瓚藏旱翩朝直達翩解户賈翩戴祖亥翩

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吳姓以國為氏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戰國諸侯僭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為立何而長子章爭國張本長知兩翩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

悦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髙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相息亮翻樗丑於翻誘羊久翻

七年秦魏會于應左傳曰邗音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予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西南有應鄉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乙陵翻邗音于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令盧經翻使也向式讓翻姓也姓譜向姓本自宋文公枝子向文盱盱孫戌以王父字為氏予按左傳向戌本出於宋桓公孟子為齊卿出弔于滕王使王驩為輔行趙岐註曰輔行副使也盱音稌戌音恤傳直戀翻使疏吏翻然願王勿伐

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異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長音知兩翻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令力正翻名會古外翻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倍與背同音蒲妹翻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

母織自若也參所金翻一音七南翻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杼直吕翻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也今所謂梭梭蘇禾翻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令音盧經翻將即亮翻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謗訕也毀也篋竹笥也音古頰翻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地也稽音啓今臣羇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然羇居宜翻寄也旅客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樗丑於翻奭施隻翻

扶户頰翻 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公仲侈韓相也 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長知丈翻 帥讀曰率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 徵前盟也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 佐助也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請平猶請和也 秦武王好以力戲 好呼到翻 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烏姓也春秋時齊有大夫烏枝鳴姓譜五

姓魯桓公之子仲孫之胄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任音壬說讀曰悅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脈莫獲翻脈者係絡臟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益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為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臏族孟說族者誅夷其族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質音致燕因肩翻國人逆而立之逆迎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母芈八子芈楚姓也漢因秦制嫡稱皇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芈亡氏翻楚女也宣太后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略地之師速而疾杜預曰略者摠攝巡行之名也至房子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

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遂至代北至無窮自代北出塞外大漢數千里故曰無窮戰國策武靈王曰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史記正義曰黃華蓋黃河側之山名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騎奇寄翻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朝直遥翻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親謂父母也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已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令力政翻明德先

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德欲其下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稽音啓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親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則法也舍讀曰捨襲重衣也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孰古熟字通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使疏史翊曰吾國東有齊中山按趙都邯鄲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叄河薄落之水在趙之

東與齊中山同此地險也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班志雁門郡樓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也燕因肩翻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騎奇寄翻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先悉薦翻累力追翻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鄗趙邑漢光武改為高邑隋唐為柏鄉縣地唐屬趙州鄗呼各翻幾居依翻先君醜之以為趙國之醜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難乃旦翻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惡烏

路翻以志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朝直遙翻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人民也向式亮翻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韓復音如字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式讓翻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舊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阪音反樗里子與魏講

而罷兵講和也　甘茂奔齊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水經注衡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　西略胡地至榆中

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曰樹榆為塞謂此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記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于謂蘇林之說固未為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衛青取河南地棗榆溪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矣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以為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

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林胡王獻馬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予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儋都甘翻種章勇翻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歸謂趙王自略中山歸也仇姓也春秋時宋有大夫仇牧液音亦之往也如也賁音奔康曰離之父翦之子予按離父翦于秦時也此王賁乃趙人康說非是將即亮翻富丁之魏富姓也春秋時周有大夫富辰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相息亮翻致者使之至者楚王與齊韓合從楚與齊韓合從尋即倍之適足致齊韓之兵耳從子容翻

十年彗星見彗星出所謂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埽除除舊布新

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爲妖歲星流爲蒼彗熒惑塡星散爲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爲白彗黑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埽所報翻傳讀曰附孛蒲内翻妖於逡翻塡讀曰鎮

趙王伐中山取丹丘與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丘邢州縣予按隋唐志邢州有内丘縣漢之中丘縣也未嘗有丹丘不知其何據與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鴟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别名曰華陽臺即常山也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鴟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山接北岳恒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

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為名洪氏隸釋載後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即漢真定國之真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鄗呼各翻垣于元翻華户化翻恒户登翻鴟丑之翻陘音刑更工衡翻中山獻四邑以和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秦封穰侯于陶陶即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于穰與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注曰穰侯封于穰益封于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穰音人羊翻華陽即武王歸馬之地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也

華音户化翻芊眉姆翻相息亮翻辛子恤翻冢知隴翻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索山客翻悝苦回翻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惠王即惠文王昭王即昭襄王昭王即位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長知丈翻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于正命曰良死悼武王后出居于魏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后昭王嫂也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

魏冉為政威震秦國少詩照翻治直之翻為范雎間魏冉張本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予按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秦復與楚上庸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匄取楚上庸

十二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旋芮翻見賢遍翻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且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蓋以魏境有陽晉故在衛境者稱衛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注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酈道元所謂函谷則潼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又取韓武遂九年

秦歸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九年楚與齊韓合從蓋即負之也從子容翻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于秦以請救質音致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阪音反去年秦取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為言而誘陷其父齊乘其父出而要之以利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韓穰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

楚然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之羊翻

蜀守煇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蜀守蜀郡守也史記秦紀作蜀侯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守音狩煇索隱音暉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修楚太子亡歸之怨長知丈翻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眛遂取重丘唐姓本於唐堯春秋之時有二重丘衞孫蒯飲馬於重丘杜佑曰曹邑諸侯同盟于重丘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沘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水經注曰沘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沘丘山南入于沘水意者重丘即沘丘也敗補邁翻將即亮翻眛荀子作蔑楊倞註曰與眛同語音相近當音末索隱音

莫葛翻重直龍翻茈才支翻趙王伐中山中山君犇齊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質音致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羮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是也將即亮翻陸德明曰不羮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乘繩證翻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為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遨楚張本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樗丑於翻卒子恤翻相息亮翻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少詩照翻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親見之

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東宮朝直遙翻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也見賢遍翻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相息亮翻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言為國之主之父也一曰言其子主國而已則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治直之翻將即亮翻又如字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使疏吏翻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賓主相見交際之禮已方怪其非人臣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

矣審問之乃主父也謂已脫身出秦關也秦人大驚齊王魏王會于韓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黄棘見上十一年遺于季翻太子入質至驩也質音致見十二年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勝音升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丘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字書婚昏也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婦家姻壻家賈公彥曰各擧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壻之父曰姻于按張儀曰

言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報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于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逆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後襄王終喪始逆婦成婚姻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令力政翻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睢息遺翻又七余翻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朝直遙翻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

走馬章臺（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瓚藏旱翻）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要一遥翻黔其今翻彊其良翻又其兩翻）因不復許秦人留之（復扶又翻）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要一遥翻質音致）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睢息隨翻倍蒲妹翻）乃詐赴于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齊湣王召羣臣

謀之或曰不若畱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畱讀曰留楚滅陳蔡封畛于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相息亮翻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質音致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市謂相要以利如市道也予讀曰與為予偽翻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齊王卒用其相

計而歸楚太子（卒子恤翮）楚人立之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質音致）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後皆去聲）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緝狐腋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容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物之所藏曰藏音徂

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于王而遣之為于偽翻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平原君好士好呼到翻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

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註云即為堅白同異之辯者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者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説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説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晋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黄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黄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説未知孰是勝音升淬取内劒

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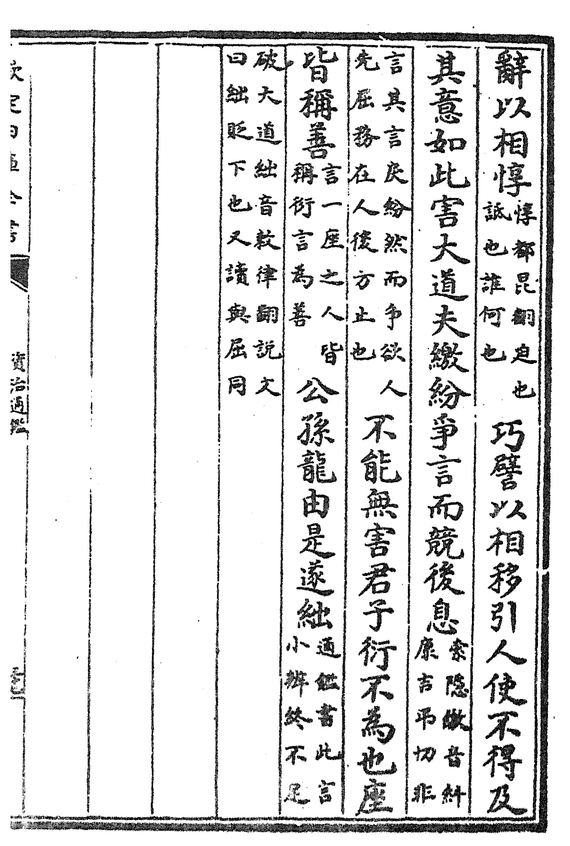
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後孫愐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卯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愐彌兗翻嚳苦沃翻華户化翻難乃旦翻

與公孫龍論臧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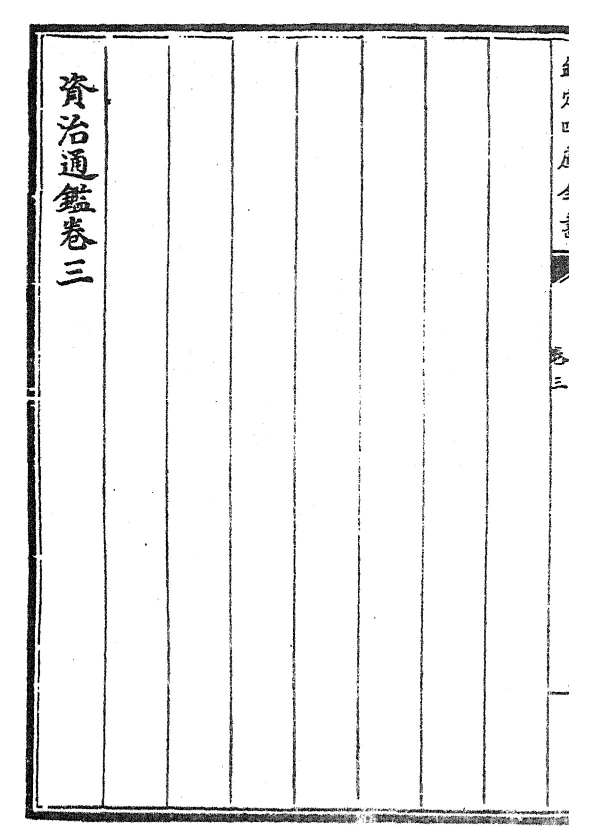
三耳如莊子所載鷄三足之説莊子疏謂數起于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鷄可以

為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無聽而言可得為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龍甚辯析辯別也析分也言分別甚精微也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子高孔穿字也復扶又翻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毛晃曰疇曩也昔夕也疇昔曩昔也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毛晃曰然如也是也語決辭幾居依翻令使也音力丁翻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

事也（易弋豉翻）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于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過古禾翻）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此為狗彼為犬名實雖別狗異於犬又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狗犬也大指與白馬非馬之說同）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夫音扶別彼列翻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又常恕翻康曰亦音舒）明其所謂使人與知馬不務相迷也（與音如字又讀曰預）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辯以求是辯雖不勝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



辭以相惇惇都昆翻迫也誑也誰何也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索隱繳音糾康吉弔切非言其言民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也不能無害君子不爲也座皆稱善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爲善公孫龍由是遂絀通鑑書此言小辨終不足破大道絀音敕律翻說文曰絀貶下也又讀與屈同



資治通鑑卷三

資治通鑑卷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四（起閼逢困敦盡著雍困敦凡二十五年始甲子終戊子）

赧王中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遮其歸楚之路也）懷王從間道走趙（間隙也從空隙之路而行也間古莧翻走音奏又音如字）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魯平公

薨子緡公賈立世本緡作湣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喪息郎翻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稱鹽氏徐廣曰鹽一作監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今皆歸之以和

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行下孟翻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鴈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遫

韓襄王薨

子釐王咎立 釐讀曰僖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尉蓋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境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彊埸之間朝韓暮魏則此時襄城或為魏土容亦有之埸音亦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燕因肩翻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屬延州為州治所 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酺音蒲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師古所註漢法也此言趙國內酺耳赦者宥有罪也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 長知丈翻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 不服

其弟為王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相息亮翻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下同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為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為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梯天黎翻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屬之欲翻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而猶汝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

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義命止于今年也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數見者相與謀爲之備也數所角翻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而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史記正義曰信音申康曰如字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得主謂章爲主父所憐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矯令矯主父之令也令力正翻擅時戰翻令吾憂之夜而忘寐

飢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不備（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自今以來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先悉薦翻）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朝直遥翻長知丈翻傫倫追翻頹懈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詘與屈同）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王于況翻又音如字）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遊沙丘（史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丘臺紂所作也班志云沙丘在鉅鹿郡鉅鹿縣東北七十里）異宮（異宮而處也）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

亂詐以主父令名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趙都邯鄲自邯鄲至也邯鄲音寒丹）也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難乃旦翻）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相息亮翻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李兌為司寇（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掌刑）是時惠文王少（少詩照翻）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宮門內之也走音奏）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夷誅也滅也）乃遂圍之令宮

中人後出者夷〔令力正翻〕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釋云辯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為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為雛謂雞雉之屬也探吐南翻鷇居候翻〕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長知丈翻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娃音於佳翻〕為不出者數歲〔為于偽翻〕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何即息文王也〕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相息亮翻〕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敗蒲邁翻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即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乾祐元年騎帥李彥貞奏置解州師古曰解蒲買翻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微也將即亮翻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白姓也春秋之時秦有白乙丙穰人羊翻更工衡翻向式亮翻敗魏師韓師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郡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敗補邁翻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飭治也整也遺于季翻倍蒲妹翻得一樂戰

樂音洛快意也言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恚之乃復與秦和親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謂楚懷王留於秦而以困死秦王復遺襄王書以兵威劫之楚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強也或曰競爭也言不能與秦爭也忍其父而婚其讎謂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讎之國也忍恥而與之婚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

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讐人役夫音扶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燭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燭之武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宛於元翻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相息亮翻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悝苦回翻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阪音反解下買翻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予讀曰與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芒謨郎翻姓也卯其名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即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音只軹縣班志屬河内郡唐為孟州濟源縣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使疏吏翻燕因肩翻齊王曰秦使魏冄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無後猶言未晚秦稱之天下惡之惡烏路翻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

利（桀宋見下二十九年）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令盧經翻）所謂以卑為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歸帝號而不稱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姓譜曰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後因以為氏古字脊骨之脊本作呂）秦王亦去帝復稱王（去羌呂翻除也復以義推）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便按班志便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注云繇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扶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都審爾則杜陽近栒邑接

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膚施武者其時併有杜陽殷沮也余翻拘須倚朝無彼貧翻

二十八年秦攻趙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沇水所出東流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水注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晉文公以信降原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為新垣也垣于元翻濟子禮翻沇以轉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屬河東郡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為二郡也錯七各翻又千故

翻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敗補邁翻夏戶雅翻　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鸇翻句說苑作鷃字林曰鷃屬陸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陬子侯翻隅也句古侯翻史占之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曰吉凶人吉其凶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沛郡公丘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蕃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即孟嘗君所封地蕃音反又音如字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敗補邁翻亟巳力翻射而亦翻後以義推笞擊也音丑之翻斬社

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穀之神共讀曰恭夏戶雅翻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言其昏暴如桀也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至此而滅湣讀曰閔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宛於元翻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

西河郎水經註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瀦爲文湖文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爲氏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喧正議斮之檀衢狐姓也春秋之時晉有狐突狐毛狐偃父子左傳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檀衢意其地爲通檀臺之衢路也爾雅四達謂之衢喧況晚翻又況遠翻斮側略翻斮斬也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左傳晉圍齊州綽門于東閭杜預注曰齊東門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燕因肩翻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毅魚器翻自齊桓公霸天下國以彊大田氏猶其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易弋豉翻王必

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使者上疏吏翻令力丁翻以利誘之曰啗啗音田濫翻誘羊久翻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燕因肩翻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上將軍猶春秋之元帥帥所類翻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尉秦官也斯離其名或曰斯姓也離名也斯蜀之西南夷種遂以為姓帥讀曰率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

之戰於濟西相息亮翻將即亮翻濟讀曰閔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北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濟子禮翻下同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其師宋地近于魏故使略之河間近于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燕因肩翻劇竭戟翻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劇竭戟翻姓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

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懟直類翻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難慮謂難為計慮也失度失其常度也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燕因肩翻齊子禮翻勞力到翻封樂毅為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為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辟諱曰避共音供又居用翻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兹與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于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為楚簡王所滅漢為莒縣城陽王所都莒音居縈翻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索隱曰淖女教翻康曰竹角切姓也相息亮翻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師古曰數所具翻宋祁曰所主翻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為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

二縣皆屬青州乘繩證翻兩王過翻自上而下曰雨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圻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誡與戒同戒警敕也毛晃曰警敕之辭曰誡此言天地人皆以相警敕也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里鼓里莒中地名近齊廟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

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偽翻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齊人謂極為綦音其下綦之同）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索山客翻求也）齊湣宋獻是也（湣讀曰閔宋獻意即指宋康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即提挈之挈音詰結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言其持心持國擽然如石之固擽歷各翻）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

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毛晃曰然如也是也）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師讀曰率首所敎嚮志者心之所主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仰魚亮翻凡仰給仰成之仰皆同音）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基址也本也為土立址曰基為不立根本亦曰基白明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楊倞曰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諾人應聲也信人不疑而心手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遥翻約也勸也求也）政令

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令力正翻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楊倞曰此綦當作基今謂此綦字從上註所謂齊人之言其義亦通明顯也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伯讀曰霸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政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

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先的翻分也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湣讀曰閔薛公謂孟嘗君孟嘗君卒齊與諸侯共滅薛卒子恤翻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曰靷音羊晋翻丁度曰靷駕牛具在胷曰靷益駕馬亦用靷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邱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

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擇五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敗補邁翻訛與歷同音渠勿翻燕因肩翻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燕因肩翻槁枯木也振搖也振已枯之木則其葉摧落而木根拔矣槁苦皓翻又音古老翻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又計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曰晝齊西南近邑音獲索隱曰音胡卦翻括地志戟里城

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澅水西北入泲即班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蠋班固古今人表作歜音觸蠋字則當音蜀或音之欲翻康珠玉切通鑑以畫邑為畫邑以王子去齊宿于畫為掾也若以王子為掾則畫讀如字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環繞漢書音義音宦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燕因肩翻蠋音蜀更工衡翻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經絞也縊也頸居郢翻頸

望也自奮自奮起而還鄉也脛矢逃竄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斂力驗翻徙以義推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邪音耶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右軍循河濟屯阿甄以連魏師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甄住及濟水入河而溢為滎一節今按水經濟水自滎澤東流至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菏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

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至臨邑縣四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濟于禮翻阿東阿鄄鄄城鄄音絹乘繩證翻荷音柯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旁步浪翻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乘繩證翻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王蠋墓蓋在畫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封為君也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為幽州治所今為燕京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燕因肩翻薊音計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城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穰人羊翻兵至大梁而還還音旋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淖女教翻湣讀曰閔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康吉了切余按班書王子侯表有敫字師古曰古穆字今從之傭傭顧身為人力作為于偽翻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竊私也私為之而不使人知衣於既翻食祥吏翻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閭里門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呼火故翻叫號也號户高翻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右肩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燕因肩翻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王得楚和氏璧

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詐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詐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荆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壁爾雅肉倍好謂之壁外圓象天内方象地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姓譜曰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藺力刃翻對曰秦以城求壁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壁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使秦負曲也臣願奉壁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壁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

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償辰羊翻紿蕩亥翻欺也誑也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從才用翻間古莧翻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衛嗣君嬖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祥吏翻好呼到翻令力正翻古者縣大夫至春秋時有邑大夫縣令起於戰國之時秦漢因之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戰國之時合為一官量音亮既而名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

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泄姓也與渫同春秋時鄭有大夫渫駕陳有大夫渫冶如亦姓也張守節以如耳為魏大夫姓名非也益衛大夫是時魏王有如姬重音輕重之重）乃貴薄疑以敵如耳（薄姓也風俗通衛賢人薄疑敵當也）尊魏妃以偶泄姬（偶匹也對也）曰以是相參也（參三也相參列也間廁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欽力艷翻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魏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相息亮翻慮音廬燕因肩翻

穰侯復為丞相穰人羊翻復扶又翻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令力正翻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

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言天下共宗周以為諸侯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帥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于鞏號曰東周王赧立東西周分理入徙都西周則王城也帥讀曰率少始照翻鞏居勇翻赧奴版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謂三代所傳之祭器如九鼎之類是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夫音扶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

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鹿之大者曰麋麋無爪牙之利而肉可食若更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于虎矣臊蘇遭翻魚腥肉臊麋武悲翻更古孟翻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詘讀曰黜言黜其僭王之名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共音如字傳直專翻言三代之器傳於周周亡則所傳之器將南歸於楚天下將合兵至楚而共討其罪也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

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黜而書之康以為其地在代何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為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為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徙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徑又無考光狼城之所闕疑可也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 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豲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隴西郡錯乞各翻又倉故翻汧苦堅翻縣戶官翻

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和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黔音琴

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隋唐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縣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查縣城去峽不遠夏戶雅翻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使使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凡和好之好皆同音漢志澠池縣屬弘農郡杜佑曰澠池有秦西俱判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澠莫踐翻又莫忍翻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姓譜廉姓顓帝曾孫大廉之後頗普河翻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從才用翻廉頗送至境與王訣訣音

決別也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徒洛翻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此句作秦王與趙王飲文意乃明酒酣酣戶甘翻樂也洛也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弦伏羲所作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瑟色櫛翻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揚惲曰仰天拊缶而歌嗚嗚秦聲也說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劉昫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後扶又翻又音如字缶方九翻惲於粉翻盛時征翻昫吁句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言將殺秦王也頸居郢翻濺音薦康音贊汙灑也汙烏故翻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委靡不振之貌王

不懌不悅也為一擊缶為于偽翻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

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藺力刃翻頗普何翻毛晃曰人道尚右故左右之右以右為尊廉頗

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將即亮翻藺相如素賤人徒

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宣言者宣布其言於外也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朝眞遠翻毛晃曰列行次也位序也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匿藏也隱也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若猶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此謂請秦王拏缶時也相如雖駑夫音扶駑音奴字林曰駘也駘堂來翻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荊所以笞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笞丑之翻遂為刎

頸之交刎武粉翻頸居郢翻言襟相契雖刎斷其首無所顧也崔顥曰言要齊生死斷首無悔

初燕人攻安平燕因肩翻班志東安平縣屬淄川司馬彪志屬北海郡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按三十一年樂毅入臨淄以中軍據之燕人攻安平當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間故通鑑於是年以初字發之酅户圭翻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掾以絹翻掌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籠盧東翻傅音附轊音衛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潰户對翻潰散也折食列翻燕因肩翻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犇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

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燕因肩翻將即亮翻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令力正翻勿獲勿禽之以為俘獲賑即忍翻救也恤也毅欲懷柔二邑使之自賑不及計其死守也使即舊業即就也以鎮新民恐新民思為齊而反則以此鎮之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

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讓責也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遺于季翻遺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謂王噲讓國於子之以至亡國殺身也事見上卷慎靚王五年今王元年堪勝也任也不能堪命者言王噲命子之子之不能勝王噲所命而任燕國之事也噲苦怪翻靚疾正翻勝音升任音壬寡人統位統他綜翻

（丁度曰銑彌理也）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讐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夷平也為于偽翻）報塞先仇（塞悉則翻）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塞悉則翻燕因肩翻）

（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輅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

較以象鶉火熊旂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屬車百兩亦當時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乘繩正翻好呼到翻雖乃旦翻屬音蜀兩音亮旂渠希翻斿夷周翻旒也參所今翻列宿星名也旐音兆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相息亮翻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頃之言無幾何時毅魚器翻復扶又翻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孫子五間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敵間之間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間古莧翻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王于況翻又音如字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將即亮翻燕因肩翻下同騎奇寄翻康曰姓也余謂騎劫時以能而將騎以官稱非姓也毅魚器翻樂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將誅之也遂犇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燕因肩翻將即亮翻惋烏貫翻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

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鄉讀曰嚮)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衆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劓魚器翻割鼻也)置之前行(行戶剛翻)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降戶江翻)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掘其月翻冢而隴翻)燕軍盡掘冢墓燒

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操七刀翻鍤則洽翻鍪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乘登也登城而守也遣使約降於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因肩翻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鎰弋質翻遺于季翻令盧經翻懈古隘翻繒慈陵翻絹也畫以五采龍文畫古畫字通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其尾葦于鬼翻葭也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史記田單傳壯士五千下有人字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到翻羣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亡逃亡也北奔北也逃亡者追之奔北者逐之楊倞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毛晃曰人道面南背北北者背也故古以堂北為背背亦偝也以敗走為北者取偝之而走耳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燕因肩翻

爲于僞翻又音如字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當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皎師古曰敫古穆字種之隙翻汙烏故翻凡姦汙之汙皆同音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觀工喚翻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捐余專翻弃也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遠迹言自吳至郢其道里甚遠而行迹得至也弗是謂夫差弗以子胥之言爲是也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爲之索胳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耶以井錮說式苟錮夫者扶差初加錮鴟丑之錮沈持林錮量力譲錮閭戶臓

翻卒子恤翻鏤力供供翻又力佚翻戚時征翻植户盍翻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夫音扶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離與罹同隳與隳同音火規翻後凡隳毀之隳皆同音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不敢與趙謀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數所角翻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為昌國君燕因肩翻索隱曰閒音紀閑翻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

水也卒于恤朐田單相齊相息亮切過淄水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于海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衣于季切惡烏路切施式豉切後凡布施之施皆同音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巖下殿巖之下也昔舜遊巖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

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食祥吏翻稱昌孕翻愜也後凡稱愜之稱皆同音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空名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復扶又翻朝陟遙翻旦日又直遙翻朝朝羣臣之日也勞力到翻凡撫勞之勞皆同音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如字養也收穀收而養之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任汝鴆翻保也今之任子義亦如此貂丁聊翻康曰姓也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傷譖毀也害也損也

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使疏吏翻觴之者舉觴以禮之也）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貂勃以安平君之重楚王留而禮過之也夫音扶乘繩證翻）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別彼列翻）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翟與狄同）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

願王察之異日王曰名相單而來異日猶言他日也相息亮翻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而跣足也跣先典翻不履而跣足親地也李巡曰袒裼脫衣袒肩見體曰肉袒禮與袒同裼先的翻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名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酣戶甘翻酒樂也應劭曰洽也稽音啟下首拜也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

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呂尚釣于渭濱周文王出獵與俱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齊公子無知之亂管夷吾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國子糾死管仲囚桓公釋其罪任之以政號曰仲父姓譜管姓周文王子管叔之後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襄王從湣王走莒班志莒縣屬城陽國故云城陽之山中湣讀曰閔莒計與翮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

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惴之睡翻危恐之貌司馬盖指時勢）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舍讀曰捨王于況翻）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架木通路曰棧道棧士限翻康士諫切非）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户（夜邑戰國策作掖邑班志掖縣屬東萊郡掖羊益翻）

田單將攻狄（班志狄縣屬千乘郡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徐廣曰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史

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往見魯仲連姓譜魯以國為姓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乘繩證翻燕因肩翻上時掌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謠余招翻徒歌曰謠大冠武冠也脩劍拄頤脩長也拄冢庾翻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蕢其位翻草器也立則仗鍤顏師古曰仗直亮翻憑荷也鍤則洽翻為士卒倡曰無可

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毛晃曰尚庶幾也言早于其時蓋言曰今日之事尚庶幾焉黨類也言戰有勝負不死則降將歸于何類也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此蓋言安平封邑蓋之以夜邑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燕因肩翻夜讀曰掖音羊益翻黄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治嶺山亦謂之繩水又北與時澠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繩水繩水出營城東世謂渋漆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澠之

合易牙嘗而知之即斷水也騁丑郢翻馳騖也澠時陵翻溱仄詵翻又音秦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樂音洛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者心之所主也明日乃厲氣循城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飭振起之意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援于元翻引也後以義推枹芳無翻擊鼓杖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時孟嘗君已封于薛宋所滅者何薛邪去羌呂翻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

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嗣祥史翻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括地志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即古陳國班志陳縣屬淮陽國註云楚頃襄王自郢徙此後扶又翻頃寬營翻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班志武安縣屬魏郡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真食其縣之入也張守節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曰武安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二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按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今黔中郡所理在今辰

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溆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州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以後沒于夷獠元魏之後圖記不傳至後周保定四方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初于其地立奉州續改為黔州大業中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為秦漢黔中郡交乎雖辯今黔州及夷費思播與秦黔中郡隔越峻嶺以山川言之炳然自分黔其今朗又其炎翻沅音元溆音叙澧里弟翻捺魯皓翻涪音浮乎與互同費兵媚翻以水名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世本曰安釐王名圉釐讀曰僖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東地畫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為信陵君宋白曰信陵君邑于甯今宋州寧陵縣古甯城也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暴曰報翻姓也周有卿士暴公其後遂以為氏鳶以專翻名也穰侯大破之穰人羊翻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賢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汴皮變翻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北宅即宅陽復扶又翻芒莫郎翻魏人割溫以和溫縣即春秋溫邑屬晉唐屬孟州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

萬從于容翻犍人半翻　魯湣公薨子頃公讐立湣讀曰閔頃音傾謚法甄心動
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括地志在鄭
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黃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
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
曰華國名也華户化翻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
曰事急矣相息亮翻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如往也
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
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謂從趙魏也以未

急故復來耳復扶又翻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姓譜舜後胡公滿封於陳子孫以為氏又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為胡國楚滅之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蓋華陽城下也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將卯亮翻沈持林翻人皆貪生而畏死二萬人與戰烏得盡沈諸河以計沈之也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古予與字通下書南陽定脩武班志脩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原父曰脩武即晉之甯邑武王代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父畜甯傳直戀翻蘇代謂

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璽印也言段于子欲得秦相印故請魏割地璽斯氏翻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夫音扶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更工衡翻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夫音扶鄭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棊宋玉楚辭曰箟蔽象棊有六博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餘行也梁湘東王繹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梟堅堯翻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卒子恤翻寔脩

武　韓釐王蟣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姓譜陸終之後受封於黃爲楚所滅其後以國爲氏使疏吏翻歇許竭翻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上時掌翻至極也物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致至則危累碁是也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碁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碁不墜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史記正義曰極東極西也余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乘繩證翻從子容翻索隱曰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康曰於笑切約也余謂索隱說是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名滑相趙然也盛姓也相息亮翻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信讀曰申後屈信之信皆同音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註濮渠東北逕燕城內爲陽清湖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燕於賢翻虛如字徐廣曰平臯

有邢丘劉昭曰邢丘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掠與救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班志平丘外黄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黄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黄溝師古曰左傳魯惠公敗宋師於黄杜預以爲外黄縣有黄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則黄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平丘句斷史記正義曰故黄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接水經注黄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南泆通濮濟黄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寃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濟子禮翻垣于元翻瓚藏早翻索山客翻傳直戀翻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

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濮博木翻要讀曰腰脊資昔翻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濮磨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班志所謂濮水首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磨康英賀切言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絶楚趙之脊也單與殫同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齊子禮翻乘繩證翻索山客翻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絀敕律翻黜也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伯讀曰霸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

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變大雅蕩之辭鮮息善翻少也後以義推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濡汝朱翻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易弋豉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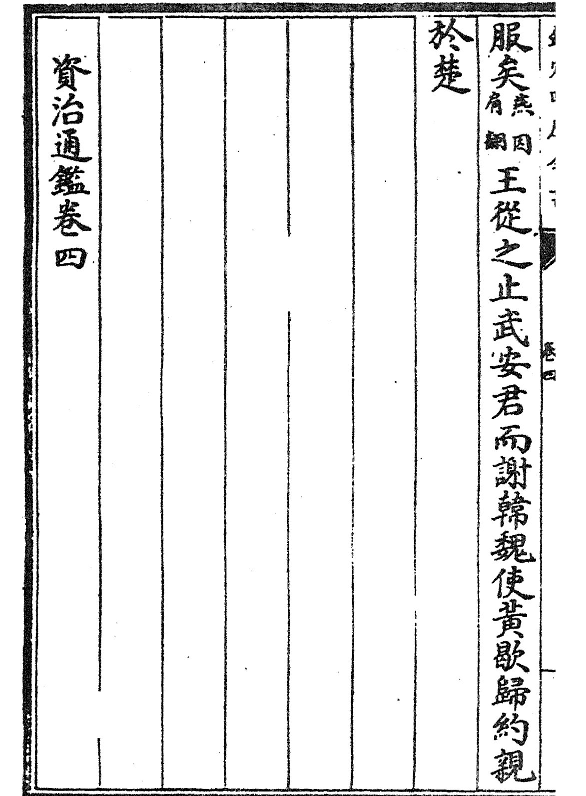
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水瀾曰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註

〔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妬楚之不毁〔孔穎達曰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而忘毁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為于偽翻〕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夫音扶〕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重直龍翻累魯水翻〕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惡音烏〕王將借路

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銍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銍竹乙翻方音房與音預碭音唐又徒浪翻相息亮翻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芒

州南盂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塞諸山皆在戎陽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塞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流所謂曲河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鄭韓之國都也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許國班志許鄢陵二縣皆屬穎川

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即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繞也嬰城者謂以兵繞城而守也鄢漢書音義音甚多丁度毛晃音從於建翻名讀曰鄢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乘繩證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濟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為經兩海東海西海也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為秦所有也要約猶約束也要於遥翻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此極言山東諸國連從之為秦害也燕因肩翻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



服矣燕因有綱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